

The Moving Soul
雷文科 著

没有 死亡的命案



没有
死亡的人命案

The Moving Soul
雷文科

© 2012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 1 章
听不见的电话
07

第 2 章
一封抵达不了的信
13

第 3 章
去海伦庄园
39

第 4 章
会吃人的女人
59

第 5 章
老掉牙的老人
81

第 6 章
德菲内斯家族
105

爱是所有罪孽与恨的根源

第 7 章
肉体与灵魂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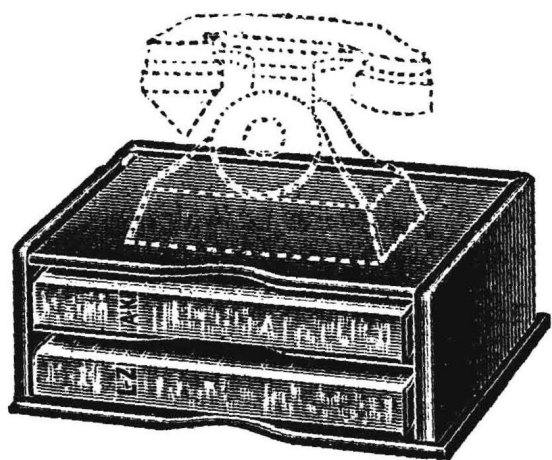
第 8 章
化装晚会
143

第 9 章
换体实验
163

第 10 章
爱是罪孽和恨的源头
185

第 11 章
逃离海伦庄园
203

后记 还时光以漫长
227



第 1 章 听不见的电话

1

11月1日这天早上，方清河的世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改变。他发现自己像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再一次开始攀升，不断地攀升。几个小时以前，他好像做过同样的攀升动作，以至于这一次，多少有些熟练了，他知道如何让自己穿过软绵绵的墙壁，穿过棉花般的树木，穿过前面所有已经不可能再阻挡他的障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梦。因为这一次，他很清楚自己要去做的一件事：求救。

方清河跟随清晨第一只清醒的雀鸟，穿出大雨过后烟雾缭绕的树林，穿过花朵枯萎凋残的花园，穿过大笨钟的钟声，精准地降落在别墅的一个窗台上。之前的每天早上，都会有人在这个宽敞而干净的窗台上撒下一些面包碎屑，等待从树林里飞过来觅食的雀鸟和花园里的鸽子将它们叼走。然而这一天，湿漉漉的窗台

上只有一些被狂风刮过来的树叶，黄色的、红色的，当然还有青色的。雀鸟停顿了片刻，灵敏地四处张望，终于飞走了。它应该感知到了那么一点小小的改变。方清河轻而易举地穿过薄膜一样的玻璃窗户，他曾经住在这间房间里，当然，在他之前，这里也住过许多其他素未谋面的人。这是一间上了年代的房间。现在，方清河像一条敏感的狗，嗅出了这个房间里每一个人残余下来的气息，死亡和时间的气息。现在，他要从这个房间出发，穿过铺着柔软地毯的过道，寻找一台电话机，打电话给警察报案。

这里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帮到他的人了。

方清河确定周围没有人发现，才拿起话筒，按下电话号码，漫长的等待后，终于接通了。

“你好！”电话那边传来无比虚弱的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应该经常抽烟，就像现在，应该一边说着话，一边抽着一根烟，因此两句话之间，都要停顿很久，用来抽一口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长久抽烟导致他患上了不少的疾病：咽喉炎、肺炎、支气管炎。因为方清河隐隐约约听到他的鼻音很重，每一个字好像都不是从嘴里跑出来的，而是从鼻子里跑出来的，声音嘶哑得像一个坏掉的喇叭，却又懒懒的，软绵绵的，像一片挑逗耳根的羽绒。

“我要报案！”方清河说。

“喂？”他好像没有听到，语气变得更加蜿蜒曲折了。

“警官，我要报案！”方清河更大声了。

“你好？”

“我一点儿也不好！我要报案！”方清河忍不住咆哮起来，他太着急了。

“是不是要报案？”电话那边的男人有些不耐烦了，每天他会接到无数个电话，打这个电话的大都是报案的人，还有畏罪自首的人，当然，偶尔还有专门给警察制造恶作剧的小混混。

“对！”方清河激动地说，“我被人谋杀了！”

“你说什么？听不见！打错电话了吧？”男人说着，发现手指夹的那根烟屁股已经烫到皮肤了，他把烟屁股丢进盛着隔夜茶水的一次性纸杯里，发出“哧”的一声，是熄灭的声音，细微，却好听。他挂断了电话。

方清河又打了过去。

“你是谁？”

“我是方清河，我被人谋杀了！不对！事实上我现在还没死！”方清河思绪有些混乱，他不知道怎样去描述刚刚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样说，才能让电话那头随时都可能失去耐心的男人相信他说的这句对于普通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的话并不是谎言，更不是戏弄。“确切地说，我被人赶出了自己的身体，现在我的身体里住着另外一个人，但他不是我，快点派人来救我……”

“妈的！”男人骂了一句，挂断了电话。这一次，为了避免再三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趁办公室没有其他同事，他偷偷把话筒撂在一边，等过了几分钟，或者更久一些，电话那头的人自然会失去耐心。这是他在对付恶作剧电话时经常使用的伎俩，并且屡试不爽。

方清河以为他只是不相信他的话，也对，换了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他的这些话。只是他根本不知道，电话那头的男人接二连三挂断电话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第 2 章 一封抵达不了的信

1

天黑以前，送货员方清河提前送完所有的货物，除了一封地址不详的信件。他骑着心爱的摩托车，载上住在他隔壁的女人沿花市的河道转了一圈。花市的河有一个还算好听的名字——烟雨河，它窄窄的，浅浅的，堆满汇聚起来的垃圾，除此之外并无特别。方清河从大排档买了两份五块钱的便当，和这个名叫李那的女人一起坐到烟雨河岸被太阳烤了一天的栏杆上，像两片串起来的肉片一样。打开盒饭，里面平躺在白米饭上的腌肉让方清河想到房东太太干瘪的胸，让李那想到房东太太被时间榨干的身体。他们同时觉得一阵反胃，却还是咽了下去。

“你的梦游症越来越严重了！”方清河点燃一根烟，对李那说。

李那没有回话，看着拎着凉鞋走到烟雨河里打情骂俏的一男

一女。天气还很热，年轻的人们更愿意脱掉鞋子甚至衣服走到肮脏的烟雨河里，蹲下去，将身体浸泡在浅浅的河水里面。方清河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李那发现那对男女开始接吻了，两个人的手像藤蔓一样缠住对方的身体，并且不断摸索着。等到方清河掐灭那根烟，李那再扭过头去看，年轻男女已经消失不见了。方清河喜欢来烟雨河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倘若运气好，他可以在这里看到有人从桥上纵身跳下河去。不过，和活着一样，死也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些跳下去的人，往往很快又被人从河里救起。也许生活就是这么滑稽可笑，不想死的人轻而易举地死了，想死的人却怎么也死不了。

年轻男女走了，烟也抽完了，方清河隐隐约约感觉空虚在这个时候又开始乘虚而入，就像他翻腾的胃，开始一阵从隐忍到剧烈的痛。这时候，他才想起摩托车尾箱里那封信件，信件薄薄的，按照方清河的判断，应该只是一封信函。

“已经三天了，还是没有派送出去！”方清河从尾箱里拿出那封信，递给李那说。

“这里面是什么？”李那将信件翻来覆去地看，信封正面上写的收件人名叫“王正南”，收信地址是花市明清街，因为没有写明具体住址，方清河找了三个下午也没有找到王正南所居住的房子。奇怪的是，信封上并没有写寄信地址。李那又看了看邮戳，可能盖得很轻，或者油墨不够多，根本看不清楚信件寄出的地名。

通常，这些投递不出去又没有保价的快递，方清河会按照老板林永春私自制定的规矩，把货物中的礼品和玩具交给林永春。接着，林永春会把这些礼品和玩具转手送到他一个情人开的礼品店里，摆到货架上，重新等待新的顾客来买走，剩下诸如书籍和

信件之类无用的物件，则允许方清河自行处理。每天下班以后，方清河就会和李那一起打开抽屉，翻出这些投递不出去的信件，每天挑选一封信件，拆开，用里面的秘密来饲养自己愈加饥饿和空乏的内心。这个大胆而刺激的想法，是李那提出来的。当然，打探他人的秘密，自然而然成了他们从此以后最大的生活乐趣。

“可能是一张照片，或者卡片？”方清河研究过那封信件，他只要摸一摸，就能猜到里面大概是什么东西。

“拆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李那正要去撕信封，方清河及时地阻止了，信封的封口处留下李那用指甲掐过的痕迹。“反正天色还早，不如你陪我再送一次吧，如果还是送不出去，这封信就归你了！”

“你呀！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了！”

方清河抬头看看天，成片的火烧云正蔓延过来，他重新骑上摩托车，朝明清街的方向驶去。

明清街是花市仅存的一条古街，因为拆迁，人们纷纷搬离明清街了，只剩下少数老人和一些无处可去的人，继续留守在明清街，看守自己的房子。即使是白天，也很少有人到明清街来，只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一棵刺槐下，说话，或者不说话，仅仅只是保持坐着的姿势。一只平常喜欢躲躲藏藏的黑猫慵懒地穿梭在明清街铺满光线的巷子里，想引起人们的一丝关注。临近黄昏的时候，老人们开始散去，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合上门，把黑夜抵挡在外，把自己藏在匣子一样的屋子里。

前面的路堆满了废墟和砖头碎块，方清河不得不把摩托车停靠在路边的一棵刺槐树下。刺槐树底下还有两个下象棋的老人，一个老人戴着老花镜，另一个老人干瘪的腿上搁着两根拐杖，年